聚知刊出版社
JZK publishing

《龙门》中淘金潮下早期华人的身份认同之路

韩欣然 张馨悦 宋薇 王晗 张美婵*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江苏南京，210000；

摘要：在美国华裔作家叶祥添的“金山”系列作品中，《龙门》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文化内涵引人注目。本论文聚焦《龙门》中早期赴美华工群体，溯源 19 世纪中期赴美华工面临的身份冲突与危机，以及早期华人身份认同的复杂历程。研究发现，阿獭在中美文化边缘地带的身份重构不仅是其个人成长的关键转折点，更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体现了叶祥添对中华文化的积极态度。这一研究不仅为理解美籍华裔群体的文化身份认同提供了新的视角，也进一步拓展了对华裔群体多样文化身份的探讨。

关键词：叶祥添；淘金潮；身份认同；华裔文学

DOI：10.69979/3041-0673.25.09.044

引言

叶祥添作为第三代美籍华裔作家，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和身份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的双重民族与文化身份，如同一座桥梁，连接着中美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叶祥添的创作聚焦于早期华工的历史与文化身份，通过文学作品为这一群体发声，揭示了他们在跨文化语境中的挣扎与成长。他的“金山”（Golden Mountain Chronicles）系列作品，尤其是纽伯瑞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龙翼》（Dragonwings）和《龙门》（Dragon Gate），真实再现了早期赴美华工筚路蓝缕的移民之旅。本文借助《龙门》中主人公阿獭的身份重构历程，探讨早期华人在美国的身份认同过程，并探索这一过程中的文化与社会因素。

《龙门》以清朝晚期列强环伺、百姓深陷水火为时代背景，书写了广东三柳村杨姓家族两代人为谋求生计，背井离乡远赴美国西部参与太平洋铁路建设的跌宕历程。叶祥添如同一位高超的画家，以细腻的笔触向读者展现了那段被美国主流叙事刻意隐匿的历史——华人在铁路建造进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但在完成历史性任务之后，被排挤到主流社会的边缘。除了讲述铁路华工的生活经历，叶祥添还在《龙门》中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深厚认同与眷恋，仿佛在历史的长河中点亮了一盏明灯，照亮了那些被遗忘的角落。

1 身份认同的建构：从历史根源到个体认知

身份认同的建构是个体在社会环境中确认自身身份的过程，通常以历史时间作为基础。个体通过追溯历史根源来确立其身份的合法性，这一过程围绕着“我是谁”“我从何而来”“我将去向何处”三个核心问题展开[1]。初始身份认同完成后，这一认同在心理层面扎根，稳定性极高，难以轻易改变。从旧身份过渡到新身份，本质上是个体在社会情境和自我认知领域的重大变迁，常伴随着高强度冲击，个体将面临诸多挑战与困境。身份认同本质上是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与接纳，旧身份不仅指代个体的姓名，还涵盖了其所属的种族、阶级、意识形态等多重社会属性。

在《龙门》中，主人公阿獭的旧身份是广东珠江流域的望族少爷。父亲和舅舅远赴金山“淘金”，母亲打理家族事务。家庭背景优越，使他滋生出一种优越感。然而，这种优越感并非一成不变。在当他与满族兵痞子发生冲突，导致对方意外死亡时，为了让阿獭逃脱官方追责，母亲不得不打发他去美国投奔父亲和舅舅。阿獭乘坐“猪仔船”，经历了长途跋涉和艰苦的旅途。到达美国后，又面临着语言不通、文化差异以及种族歧视等诸多挑战。他跟随亲友来到铁路工地，与其他华工一起在艰苦的环境中劳作。此时，阿獭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迁，他不再是国内那个众人抬举，高高在上的少爷，对舅舅的质疑，对自我的怀疑使他难以融入华工群体。

2 旧身份的坍塌与危机：文化冲突与价值观的动摇

阿獭抵美后，身后的旧世界遥不可及，少爷身份不复存在，受人尊敬的舅舅也成了唯白人命令是从的苦工。他不得不游离在“中国身份”与“美国身份”之间的“双重边缘”。他面临着身份坍塌与危机，这是许多华人来到新大陆时寻找、定位自我艰难过程的缩影。

阿獭旧身份的坍塌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文化冲突引发的身份迷失和传统价值观的动摇。在文化冲突层面，阿獭向新结识的白人朋友肖恩介绍中国食物的烹饪方式和饮食习惯时，肖恩极为震惊。肖恩难以接受中国人对鱼、鸭等肉类的烹饪方式，认为其荒谬，甚至出言讽刺阿獭。这一行为冒犯了阿獭，也使他意识到，自己不仅身处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还在接触一群观念迥异的人。这促使阿獭开始深入思考自身在西方认知体系中的位置。依据霍米巴巴的（Homi K. Bhabha）“第三空间理论”，移民群体在跨文化语境中呈现出一种特殊的“中间状态”[4]。在这种状态下，他们既难以完全保留原有的文化属性，又难以融入新的文化环境。主人公阿獭所遭遇的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困境，正是这种“中间状态”的典型表现。

其次，阿獭的传统价值观发生了动摇。阿獭原本引以为傲的父亲和舅舅，在美国成为了底层的苦力工人，并且阿獭意识到自己未来也将沦为毫无个人自由的、白人的劳动工具，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对阿獭的传统价值观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他认为舅舅在家乡所展现的状态和在此地的模样存在巨大鸿沟，这是一种无可原谅的背叛；舅舅福焰所宣称的“伟大事业”——救中国于水火之中——不过是一个骗局。阿獭怒火中烧，却只能面对隧道中暗无天日的劳作以及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故。阿獭在工地上结识的朋友肖恩，实际上是隧道施工队工头基尔罗伊的儿子。起初，孩子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友情不断发展，直至一次两个少年共进午餐时，撞见前来巡视的基尔罗伊，他冲着阿獭说：“滚，去和你的同类进食。”[2] 而阿獭的父亲在一旁附和：“你不能和他在一起，你只是白人的劳动工具。”[2] 就在这一瞬间，阿獭意识到华人在美国的地位，这种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认知，进一步加剧了他内心价值观的动摇与自我认知的迷茫。这也与霍米巴巴的理论相契合，文化身份并非是一种封闭、静态的存在，而是在文化间的差异性场域中被动态建构的[3]。这一建构过程，起始于对“他者”的模仿与否定，随后进入与“他者”对话、协商的阶段，历经这些复杂的互动环节，最终凝塑为一种杂糅性的文化身份形态，这种杂糅性体现了不同文化元素的交织与融合。

阿獭身份的坍塌与危机不仅是个体的故事，更是当时华裔群体集体境遇的缩影。它揭示了跨文化语境下，旧有身份稳定性被打破，新身份认同尚未确立的流动性危机。华裔在“双重边缘”的挣扎，反映出文化身份并非静态封闭，而是在与“他者”的互动中动态建构。

3 群体互动中的身份重塑：从个体到群体领袖

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阿獭备受打击。但他并没有萎靡不振，他不断试探白人工头的底线，为华工争取谈判的机会，阿獭的身份逐渐转变为华工的精神领袖。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 阿獭的身份转变绝非孤立事件，而是在与群体的互动中逐渐形成，其中身份变化的重大转折点亦值得深入剖析。

阿獭内心秉持着公平正义的观念，这是他自我认同的一部分。通过肖恩，阿獭了解到华工与白人工人在薪酬待遇及工作时长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华工薪酬远低于白人，但工作时间远超白人。面对这种不公平对待，阿獭无法接受。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改变现状，于是积极采取行动，号召同胞们团结一心，组织罢工，这是他基于自我认同做出的行为决策。以阿獭的经历来看，身份认同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既涵盖个体主观意识层面的自我认同，也包含在社会认同中所体现的某些客观认同。阿獭组织并动员华工对抗白人工头，争取更好的伙食与待遇，充分体现了他通过社会认同映射自我认同的复杂过程。在与曾无情鞭打他的基尔罗伊交涉时，阿獭因为内心的恐惧而止不住地颤抖，基尔罗伊向来以对下属极度苛刻而臭名昭著。但阿獭心中坚定的信念敦促他战胜恐惧，勇敢地走上前去提出抗议。此时，阿獭深知自己代表的不仅是个人，更是背后受尽压迫、默默忍受苦难的华工群体。他成为勇敢谈判、不畏强权的华工代表。

帮助阿獭实现身份转换的关键情节是阿獭主动提出帮助施工队解决工地雪崩问题。为了保护阿獭的安全，舅舅福焰同他一起上山试图用炸药改变雪崩的方向。在实施行动时，舅舅不幸遇难。但阿獭成功为工地解除雪崩威胁，这次意外给阿獭带来沉重打击。小说中，舅舅身为曾经的华工领头和阿獭心中的“偶像”，展现出深沉的责任感和正义感。这种特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阿獭，进一步坚定了他为实现与白人同工同酬的决心，凭借这份决心以及不懈努力，阿獭最终成功改变了不公平的待遇。阿獭完成了极具里程碑意义的挑战，救人的同时也克服了对“雪虎”隧道的恐惧，实现了一种有别于传统“鲤鱼跃龙门”传说寓意的价值升华，完成了从通过科举考试升官改命到凭借冒险为同胞改命的跃迁[5]。

在群体互动中，阿獭的身份逐渐从个体转变为群体

领袖，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他自我认同的转变，也反映了华工群体对他的认可与支持。工友狗子每日下工后弹奏的月琴声，是身处异乡的华工们重要的精神慰藉。狗子月琴被偷后，阿獭率先提议为狗子筹钱购置新琴。阿獭的这一提议源于他对同胞情感需求的关注，体现了他自我认同中善良与关爱同胞的价值观。最初，部分同胞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表示无力出资，但最终仍积极参与筹款。这一过程反映出群体在社会认同层面的变化：从最初的个人现实考量，到最终为了共同的精神需求而团结一致。月琴乐声对群体的重要意义，促使大家超越个人利益，共同行动。值得注意的是，新琴购置后，众人一致推选阿獭将这份惊喜转交给狗子。这一行为表明，阿獭在群体中的身份已逐渐转变为小队领袖，他不仅凝聚了华工群体，还在决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不仅是群体对他的认可，也是他在社会认同中客观地位提升的体现，进一步完善了他的身份认同。

通过这一系列经历，阿獭完成了从少爷到组长，再到华工精神领袖的身份转变。他的新身份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完善与巩固，深刻反映了个体在社会环境变迁中，通过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相互作用不断重塑自我认同的过程。

4 结语

在双重文化的缝隙中重构身份，是一项极为艰难且充满割裂感的挑战，它不仅需要强烈的自我意识，更需要卓越的行动能力。身份重构本身可以被解读为一种文化适应的过程，即在保持自身文化身份的同时融入主流文化，并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6]。少年阿獭从养尊处优的少爷转变为勇敢、有担当的华工领袖，他的文化适应超越了简单的融入主流文化的阶段，这正是他新身份形成的独特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叶祥添的每部小说中几乎都包含一段跨越种族与文化的友谊，这不仅体现了作者对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深刻理解，更反映了其内心深处对真善美的永恒追求[7]。在《龙门》中，阿獭与肖恩之间的友谊正是这种追求的生动体现，它展现了作者对东西方平等交流与和谐共处的渴望。通过这种跨文化的友谊，叶祥添不仅为阿獭的身份重构提供了情感支撑，也为读者呈现了一种理想的文化适应模式——在坚守自身文化根基的同时，积极与外部世界对话，从而实现个体与群体的共同成长。

阿獭的故事并非个例，而是无数华裔移民在跨文化语境中挣扎与成长的缩影。他的身份重构历程不仅揭示了个体在社会环境变迁中的适应与重塑，更彰显了文化适应的动态性与复杂性。在双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阿獭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归宿，也为其他身处相似困境的个体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参考文献

[1]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J].外国文学,2004,(02):37-44.DOI: 10.16430/j.cnki.fl.2004.02.011.

[2]Laurence Yep. Dragon’s Gate[M].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 1993.

[3]Bhabha, H.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M]. London: Routledge, 1994.

[4]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1945.

[5]谢凤娇,李新德.叶祥添对中国民间传说的改写[J].华文文学,2022,(02):85-91.

[6]Cai Mingshui. A Balanced View of Acculturation: Comments on Lawrence Yep's Three Novels [D].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ducation, VoL 23, No. 2, 1992.

[7]张淑琳.叶祥添“金山系列小说”的创伤主题研究[D].温州大学,2018.

作者简介：韩欣然（2003-），女， 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人，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张馨悦（2004-），女，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宋薇（2004-），女，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王晗（2004-），女，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通讯作者：张美婵（1983-），女，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甘肃天水人，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人文学院外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基金项目：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淘金潮下美国华裔身份认同之路——以<龙门>为例》，项目编号：202413654041Y。